

<<媽媽，妳在聽嗎？>>

我想，媽媽肯定不愛我。

停頓。

嚥下唾液或者是繼續說下去的勇氣。

小時候。

媽媽總是背對著我做自己的事。

用耳朵和肩膀夾著電話講著我聽不懂的話，或者眼神空洞看著新聞上濃豔的主播字正腔圓地說著她不熟悉的言語。

不管是我能夠了解的，還是我完全不懂的，語言、對話，不曾存在我和媽媽之間。

台下五十多雙眼睛聚焦著我，像鎂光燈一樣刺眼的打光效果。

不加修飾的敘述，全場最震撼的居然是我自己。

二十年了，居然還這麼痛！

有整整十年的時間，我幾乎沒有正眼看過媽媽，也許她也沒有。就算是必須她替我紮頭髮的幼兒園年紀，她盯著也只是我的頭頂。

我的媽媽是越南新娘，二十歲的時候因為家貧，被智商低若但家裡還有點錢的爸爸經過仲介「買」回家裡。媽媽說那叫「買」，不是婚配，她是來我們家當看護和傭人的，初至家裡，奶奶只會對她頤指氣使，第二年生下我一個女兒後肚子便無消無息的日子更是難熬。

不管奶奶對媽媽的態度再怎麼惡劣，爸爸也不會護著媽媽，他總是坐在前院癡傻地對每個經過的人笑著，對奶奶大聲的斥罵似乎比我防禦的強得多。

媽媽是從來不回嘴的，她除了跟同為越南新娘的王阿姨講電話之外，很少開口跟任何人講話。對於奶奶的氣餒高張，她永遠冷著一張臉，好像她根本是個局外人，而我也只有在奶奶打擾我寫作業的時候才會出聲制止……。

我先是看到室友 A 投來同情的眼光，然後才發現教室裡非常安靜，沒有人像剛剛其他同學講述自己的父母時還會低頭滑兩下手機的不專。

其實我想看到的是你們不屑或者漫不經心的樣子，那我就可以草草結束這個故事，像其他人一樣匆匆地退下講台。

我停頓下來，導師卻用眼神示意我繼續向下說。

我屏息，抑制著開始翻騰的，沉重。

我的媽媽除了不愛我之外，也令我難堪。

現在流行的復古花花褲，在當年是非常老土、不入流的裝扮，在我印象中別的同學的媽媽總是一身素雅的洋裝或者幹練的套裝，她們大多是有錢人家的妻子或在銀行、農會上班的職業婦女。

就在我英文朗讀比賽拿下冠軍的那一天，媽媽就是穿著花花褲和大紅玫瑰的窄版上衣突兀地出現在其他觀賽媽媽的行列中。

我一眼就認出那朵玫瑰，它在轉瞬間變成一張血盆大口。

媽媽生澀的對我笑著，我腦中只有一片的空白，怎麼也沒有想到連一次家長座談都沒出席過的媽媽會出現在我這樣重要的場合。一向算是品學兼優的我才剛當選了模範生，同學卻對我的生長背景一無所知，我該讓大家知道嗎？又該怎麼介紹她？正當我打算預演台詞的時候隔壁的同學在我耳邊一句低語：「妳看！那個人打扮好怪異喔，頭髮還梳的那麼「俗」兩條粗辮子欸！」。

我什麼也回應不了，匆促間，我拿著剛獲得的獎狀和獎品就往會場外走，我裝作看不見露出難得笑容的媽媽，更刻意忽略她此時的疑惑和呆愣的反應。我就這樣筆直地走向休息室，揸起書包便頭也不回跑回家裡，那一路上我擔心的只有一件事：有人知道她就是我媽媽了嗎？

幾聲微弱的輕呼傳進我的耳裡，我知道你們有些受不了了。

無法想像是嗎？怎麼樣的人會連自己的媽媽都不認呢？就算她再怎麼樣登不上檯面也不能如此相待是嗎？

把這些記憶中破碎的畫面重組成一個故事，聽起來的確讓人難以承受，然而當它分布在漫漫的人生歲月裡時，也不過是令人傷心或鄙夷的一刻，或許還比不上導師手邊已經冷去的黑咖啡走味苦澀。

至今我還是無法原諒自己那一刻對媽媽的背叛。

就連在夢裡我也曾哭著苛責自己懦弱的行徑，我單方面地認為媽媽不愛我，那我愛她嗎？我連承認她的勇氣都沒有，又有什麼資格埋怨她不愛我？

儘管如此，你們所有預設的情境卻完全沒有發生。

我們既沒有衝突也沒有尷尬，媽媽既沒有表示難過受傷，我也沒有道歉。

媽媽從來就沒有提起那件事，卻也不願意再到學校去，就連畢業典禮拿走議長獎的我也只是形單影隻的自個回家。

可是，不提起就什麼事都沒有了嗎？就可以船過水無痕那樣平靜嗎？

我終於克制不住語調開始急迫激動了起來，忘了環顧台下是什麼表情和反應就接著說出口，彷彿要將這些年的壓抑全數徹底宣洩、傾訴殆盡。

原來傷的最重的人是我，媽媽的默不作聲是最殘忍的忽略。

我們活在各自的空間裡，一個家變成了兩個世界，媽媽從來沒有理會那些天捲縮在被子裡哭泣的我，後來的相處除了跟她要補習的學費之外我們幾乎沒有寒暄。你們能明白嗎？那種極度被忽略的感覺跟被遺棄是一樣的！當這個世界連母親都不理妳了，妳還會企盼誰愛妳呢？

我看見台下有人點頭，一種理解的寬和。

國中畢業後我選擇了外縣市的高中就讀，我再也受不了死寂的家裡沒有一點人味，唯一可以打破寧靜的聲音還是奶奶叫罵媽媽的高分貝．．．．．。

我閉上眼睛，像是自白一樣開始拼湊心底那些早就支離的聲音和畫面。

高中的日子我沒有暴動的青春，也沒有暗戀誰的甜蜜心情。兼顧課業的同時我參加了登山社，假日從不返鄉的我就和留宿的社員到處爬山踏青，我總是爬的最快、呼吸最混濁的那一個，只有在汗如雨下的瞬間我才會意識到自己活著，沒有一對像極了媽媽盯著電視的空洞雙眼。

我把所有登山之外的零碎時間都用在唸書，隔壁縣市還不夠，我想考進更遙遠的第一學府，屆時我有更多不返家的理由，可以再也不用踏進那棟沒有人味的房子，並且逃離那個跋扈的奶奶、那個癡傻的爸爸，以及那個令我極度心痛的媽媽．．．．．。

睜開眼睛的同時，你們給我的回應是我不樂見的專注。

其實你們大可跟平常一樣打著哈欠喊無聊，把感情寄託在言語中的我赤裸的像是一本被大家同時閱讀的書。

我的人生苦悶地連自己都不願回顧，你們熾熱的眼神只會使我像滾下坡雪球持續壯大、繼續傾訴．．．．．。

沒有被愛過的人是不會懂得怎麼去愛的。

我選擇了一個同樣孤單的對象作為初戀，兩個沒有在家庭裡得到溫暖的逃兵，背負著陰影搬進彼此共同組織的、不透光的世界。沒有甜言的愛戀充斥低語和咒罵，抱怨結束還是無解、泣不成聲只能啞啞。

這段感情藏著巨大的脆弱，我們以為的真心只是逃避人生不如意的一套說詞，相互舔舐傷口的過程只能暫時止痛而沒能結痂；我們對視的眼神變得不堪，甚至痛切，一段演變成強化無解難題的感情，終將告吹。

原來不是愛。

兩個沒有被愛過的人，其實只憐惜著自己，比起那些嚐膩了愛的人更自私地擁抱著自己。

我一直不相信媽媽和爸爸是所謂的「真愛」，我知道爸爸是媽媽不得不背負的「責任」，而被這樣一對男女生下的我，原來也不懂得愛。

暴力地吸進一大口空氣，企圖撐爆肺腑，我要感覺到痛楚，才有辦法接下去說，說那段痛的彷彿是發生在我身上的病痛。

分手後的我並不覺得難過和痛心，唯一的困擾是突然空閒下來的假日令我發慌。就在那樣的時候，遠方的奶奶第一次給我打了電話：「妳媽住院了，長了髒東西，醫生說活不久了，要回來看就回來」。

我對上一道錯愕的目光，是的，我知道這聽起來很荒謬。事實上我也不想再說下去了，我寧願你們笑話我灑狗血掰了一個爛故事。

因為我就要哭了。

髒東西是奶奶對「惡性腫瘤」的別稱，小時候聽奶奶說哪個叔公、哪個嬸婆生了這樣的病，我都淡淡的應過一聲。只是這次平淡的是奶奶，她的聲音讓我聽不出情緒，也讓我不知道該如何反應。

我沒有在得知的第一時間就流下眼淚，也沒有急著向學校請假返鄉，那是我人生最乾淨的一段空白，儘管事後努力回想也不曾憶起任何事情。

我是在搭上客運對號坐定以後才開始哭的，當下我才驚覺多年來我豢養了一頭野獸，野獸雖被禁錮在胸臆中卻開始撕扯我的意識，我終於明白什麼是羈絆、什麼是在乎、什麼是愛。

我沒有失去這些能力，只是唯恐得不到相對的回應，長年自我壓抑了。

我看著窗外不斷後退的風景，猛然憶起奶奶曾經講述的一段過往：「妳還在學步的時候，只顧『衝刺』卻沒學會『煞車』，常常都撞得滿頭包，就妳那媽，整天往妳頭上揉，心疼的～」。

噙著眼淚眼眶早已模糊，這是我第一次真正開始害怕起自己有限的生命中「錯過」了什麼。

原來我想正視媽媽的眼睛，看看在她的眼裡倒映的自己是什麼樣子，也想了解在越南的她過的是怎樣的生活、好好認識還沒嫁給爸爸之前的她。我就這樣浪費了十年，而我又剩下多少時間去填補我所失去的？

我吐盡方才用力吸進體內的空氣，彷彿它們多麼骯髒，的確，沾滿了悔恨是最晦暗的。

再一口，我又用力吸進一口，以確保我能說完，關於最後的最後。

我向學校請假兩個半月，和臨時看護一起照顧起她待在病房的餘生。

第一次開始和媽媽的對談，是我亮出存摺上的數字之後她驚愕的表情，她問我怎麼會有這筆存款，我則告訴她這是從小儲蓄的獎學金。她的表情自理解變成溫婉的笑容，我並不是在炫耀，只是想要她高興、並且對我放心。

你們終於開始微笑，我也得以略鬆口氣。

那些日子我們的對話。

我問起媽媽越南的居住地、愛吃的食物、家裡還有些什麼人、這些年有聯絡嗎？她先是頓了頓，似乎不習慣和我談天說地，卻還是慢慢道來。

媽媽住的是越南和平省的偏鄉，她是到了台灣才見過柏油路，她的家鄉全是石子和泥巴路、親人只剩已經娶親的舅舅、最想念的家鄉菜是用蒸的青菜，蘸醬最喜歡吃魚露（奶奶非常討厭魚露的腥味，故不曾出現在餐桌上）。日後幾天媽媽習慣開口說話後，我買了肉羹給她，她才告訴我，原來越南也是有羹的，那是海鮮攪和青菜的清湯，不像台灣要勾芡，喝起來較為清爽。

人前深意難輕訴。

不是害羞扭捏，而是我對自然抒發情感的表述感到陌生。

我或許彌補了部分的缺憾，在最後扭轉了冷淡的親子關係，卻無法在短時間撼動早已消逝的所有。我還是沒有趕在媽媽闔眼之前對她說一句：「我愛妳」。

話至此，眼淚搶先做了結尾。

曾經認為，這些讓我遍體鱗傷的故事是自己背負的原罪，然而當我向你們傾訴殆盡時我才開始相信，這個故事不再是我自己的，藉我的口，它也走進你們的生命裡，原來，這一切的無法忘懷都是為了今天和你們的相遇做準備。

放下聳立以久的肩，終於可以恣意的精疲力盡。

所以，你們下次返家時，會不會問問你們的父母「你愛我嗎？」。就幫我問吧，問問他們愛不愛你，順便告訴他們，你也愛他，把我無法再傾訴思念，藉由你們的口來轉述，問候他們，就當幫我圓夢吧—

媽，妳愛我媽？我愛妳。